

新白玉堂传奇

【谈歌 著】

当然，涿州城里到底发生了什么变故，白玉堂现在并不知道。真正的聪明人是从想不到他也不会结果的事情而思索的。白玉堂是一个聪明人，他现在只是想着怎么样逃出去。

午夜的时候，白玉堂已经想好了如何逃走。他悄然坐起身来，他已经睡了一小会儿。他感觉自己周身已经重新有了力量。他轻轻站起，试着敲了敲墙壁。他心头一喜，这墙只有半尺厚，若一用力，便会击穿。

但是白玉堂没有击墙。他轻步走到房门前，他朝外看了看，见两个看守都已经门外睡着了。他们似乎十分放心身戴镣铐的白玉堂绝不会逃走。

猛一用力，身上的锁镣都已经断开。是啊，用镣铐这种东西，是锁不住白玉铁栏，再一用力，铁栏便像朽木一般折断了。白玉堂走出门去。

他从墙角拾起自己的刀，再看看两个仍在昏睡的看守，便纵身跃出了院子。



北京出版社出版集团
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

新白玉堂傳奇

談歌 著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新白玉堂传奇 / 谈歌著. —北京: 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 2005

ISBN 7-5302-0839-X

I. 新… II. 谈… III. 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5) 第 161297 号

新白玉堂传奇

XIN BAIYUTANG CHUANQI

谈 歌 著

*

北京出版社出版集团 出版
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

(北京北三环中路6号)

邮政编码: 100011

网 址: www.bph.com.cn

北京出版社出版集团总发行

新华书店经销

北京北苑印刷有限责任公司印刷

*

850 × 1168 16 开本 19 印张 265 千字

2006 年 10 月第 1 版 2006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8 000

ISBN 7-5302-0839-X/I·804

定价: 29.00 元

质量投诉电话: 010-58572393



—
目
录
—

壹

血
隐
江
湖

—

贰

血
洗
逍
遥

—
百
四
十
七

新白玉堂传奇



之壹

血
隐
江
湖



引子

涿州城里继续酝酿着一个很大的阴谋。这是一个可怕的未遂阴谋的继续。三年前，几个辽国的刺客夜闯三关元帅杨宗保的府第，刺伤了杨元帅。一时，涿州城成了一座惊恐之城，宋国军心大动。杨宗保的夫人穆桂英不得不从东京赶到涿州，帮助丈夫缉拿凶手。当年大破天门阵的穆桂英，虽然已经白头飘雪，但思维仍似当年那样敏锐，行动仍似当年那般迅捷。她调集了大批武林高手，加强了涿州城的防范。这件事引起了宋朝廷的高度警觉。涿州城是大宋国对辽国作战的极其重要的前沿，如果杨元帅出了什么意外，那么，三关的军事防务将大打折扣。杨元帅的位置毕竟是不可替代的。千军易得，一将难求。这句话似乎是专为杨元帅准备的。

但是大辽国并没有就此罢手。可怕的阴谋仍在继续进行。也就是说，辽国刺杀杨元帅的行动仍然在继续。“不达目的，决不罢手。”这句话似乎专为辽国的这次代号为“屠羊”的行动准备的。

一个月前，辽国用重金聘请了江湖上的有名杀手韦率先，再次潜进杨宗保的府第。但是，这一次刺客并不走运，他中了穆桂英将军早已经设好的埋伏。韦率先被俘。穆桂英当下将这个凶恶的杀手打入了死牢。而谁也没有想到，涿州大狱里的大牢头张恨竟是辽国一个多年的卧底，他竟然在当天夜里就偷偷放走了韦率先。

内奸。世界上还有比内奸更可恨更可怕的吗？千余年后，一个伟大的人物曾百倍关注过这种情况，这句名言即是：堡垒最容易从内部攻破。

穆桂英大怒，派出武林高手追缉这个潜逃的杀手和内奸张恨，并在各州府县贴出告示，悬赏万两黄金，要刺客韦率先和内奸张恨的项上首级归案。

一时间，江湖上刀光剑影，杀气冲天了。而在这时，江湖上发生的另一件大事冲淡了这场追捕行动的影响。使人们的注意力不再关心这个杀手和内奸逃匿的事情了。

天下棋仙乐笑山和天下棋圣智思水要在中秋这一天一决高下。

地点确定在了距离涿州城百余里水路的陷空岛。传说，这赛场，是朝廷为棋仙棋圣所专设。可以想象，届时会排场至极。

江湖上由此掀起了轩然大波。为何如此？

如果说一百年出一个天才，那么这话一定有错误，因为一百年至少出了两个天才。乐笑山和智思水。这是两个少年得志的天才，棋行天下从没有遇到过对手。人们还记得，清瘦身材的乐笑山总是身着一件白长衫，手持一把白扇，脸上总是带着谦和的微笑。而胖胖的智思水则一年四季总是身着一件黑长衫，手持一把黑扇，脸上总是没有一点表情。如果把他们抛在街上，则没有人能看出他们与平常人有什么不同，而在棋界，他们却是让人胆寒的两个夺命无常。传说多年以前，喜好博弈的太宗皇帝，宣此二人进京上殿，与朝中高手下棋。他们二人进京之后，如入无人之境，杀得朝中高手纷纷落马。太宗皇帝龙心大悦，封乐笑山为棋仙，智思水为棋圣。太宗之后，又一年，仁宗皇帝下诏全国近千名棋手进京与二人进行车轮大战，但他二人在养心殿内，视千名棋士如草芥一般。举国上下，千名棋手，一一落马。再无对手之后，据传，仁宗皇帝让他们二人一决高下，二人却下和了。二人至此离京，竟然再无消息，似乎从人间蒸发了，江湖上再没有他们的一点行踪。这一次，他们二人突然重现江湖，且要在世人面前一决高下，这件事情自然会引得天下人格外关注。

关注之一，天下的棋士纷纷打点行装，准备奔赴陷空岛，他们要亲眼目睹这一场绝世之战。棋界中从来不乏好勇斗狠者，他们中也有人放出话来，准备与棋仙棋圣一试身手。是啊，如果能与棋仙或者棋圣交手，那将是一件天大的快事啊。

关注之二，天下人纷纷以此二人的胜负掷注豪赌。自从消息传出那一刻，天下的赌金已经超过了几千万两。还有人说，京城首富沈士明已经押上了全部店铺和家私，他赌乐笑山赢。而江南巨富成可行，也押上了全部家产，赌智思水赢。

可以说，两位棋界领袖不曾出场，天下已经大乱了。

而赌场定下赛场陷空岛，却又引起了人们极大的兴趣。陷空岛是保州府辖属，相邻涿州府地界。出岛步行二十余里，便是官家大道，日日车马声喧，过客匆匆，这陷空岛却从来鲜为人知，也从没有人对这个地方有过过多的热情。至多有人知道这是一个盛产鱼虾的地



方,有一大片浩浩的淀子,名叫水镜湖,鱼贩子春秋两季常来光顾而已。但是,由于天下棋仙棋圣博弈的消息,陷空岛由一个名不见经传的小地方,变成了热门而诱人的游玩之地。一些精明的商家,也乘机打起了生意的念头,他们自然准备在这个刚刚兴起的旅游之地,发一笔意外之财。

先有人杰,再有地灵,后有商机。此言看来不虚。

1

刚刚立秋,阳光就松软了下来了。陷空岛水镜湖的水面上,颜色已经温和,湖光已经不再耀眼。奇怪的是,湖面上并没有渔船穿梭,此时正是打鱼的季节。鱼虾正是上市的时候,如何会是这样景象?

陷空岛是一个被一片汪洋淀水围住的陆地。陆地西端通保州府,北端通涿州府。岛上有五个村庄。徐家庄在岛的最南边。徐家庄开着一个酒店,是专门招待上岛的客人的。往年的今日,酒店里已经是热闹得很了,因为各地往来的鱼贩,已经在庄上住满了。而今天,酒店里只有一桌客人。

这一桌客人是五个客商扮相的人,都是青色长衫,普普通通。但细看上去,这五件长衫全都是上好的面料。这五个人的言行举止也不像是一般客商,他们走进酒店,却似乎并不是来吃饭的,只是要了几碟清淡的小菜,没有要酒,只要了一壶茶水。为首的一个相貌似是一个秀才,四十多岁的年纪,十分儒雅。小二刚刚问过,此人姓宋名全,是东京的绸缎商人,是来岛上游玩的。余下四个人都是他的随从,一个姓叶,一个姓汪,一个姓李,一个姓张。他们几个细细地说着笑话,慢慢地饮茶,好一刻,才起身。姓汪的扔给小二几文碎银子,便走出店去。店小二懒洋洋地送他们出门,看到这一行五个人向岛里去了。店小二还是看出了些门道,这五个人并不是一般的游人,更不是一般的商客,他们身上有一种与众不同的气质。但是,无论怎样的气质,这种客人在任何酒店都是不受欢迎的,酒店里要卖酒挣钱的,如果都似这样的客人,这酒店岂不是要赔死了。如在往年,成群结伙的鱼贩子们早就纷纷上岛了,他们会大碗吃酒,大块吃肉。那真是酒店的黄金季节啊。大把的银子,潮水一般的挣啊。

而今天根本没有一个鱼贩的身影。这的确是一个很奇怪的现象，天下棋仙棋圣要到陷空岛来博弈，这是一场惊世的对决。陷空岛上应该人满为患才是。其实并不奇怪，陷空岛上所有的民房已经被入重金预订了，只等到棋仙棋圣到来之时，看客们才会蜂拥而至的。而且一些财大气粗的看客们，连陷空岛上的渔船都已经提前全部包下，水镜湖的鱼虾也全部收下。鱼贩们已经无鱼可收购了。于是，现在陷空岛上冷冷清清，也就不奇怪了。

不管生意淡旺，酒店总是要开业。写到这里，谈歌感慨，世人只见到酒家赚钱的热闹，却不知酒家赚钱的辛苦。生意多时，酒家几乎急死，厨子恨不得长出八只手来。没有生意时，酒家也会急死，恨不得跑到街上硬捉进几个人进来，撬开嘴巴塞下去满桌的酒菜。真可谓是隔行如隔山，外行看商家赚钱眼热，内行看商家赚钱辛苦。

只等到中午时分，才有一个雄壮的长须汉子走进了徐家酒店。等客上门几乎要睡着一般的店小二立刻精神起来，欢欢地迎了上来。店小二长了一对细细的眉毛，很是惹人喜欢并耐看。长须汉子拣个座位坐了，要了一碗酒，几碟小菜，细细地喝起来。他一边喝，一边四下看着，他的心思似乎不在酒上。

又是一阵脚步响，一个紫面汉子走进了酒店，此人一身青衫短靠打扮，背上一把长刀斜背着。看他似是一个急性人，还不曾坐下，便喊小二上酒。看样子，这汉子真是渴急了。小二忙不迭地把一坛酒端了上来，紫面汉子牛饮了两碗，才长长吁出一口气来。

长须汉子打量了紫面汉子一眼，笑道：“这位大哥，一人饮得闷气，何不凑趣一同饮下两碗？”

紫面汉子起身朝长须汉子拱手道：“在下韩彰，乃口外宝昌人。请问好汉尊姓大名？”

长须汉子拱手道：“在下卢方，河北沧州人。”

紫面汉子目光一亮，怔了一下：“莫非是沧州神捕卢方？江湖人称‘钻天鼠’？”

长须汉子笑道：“久在江湖，浪得一点薄名，好汉便是塞外金刀韩彰了？江湖人称‘彻地鼠’？”

紫面汉子怔了一下：“敢问卢兄如何看出？”

卢方微微笑了：“看韩兄的长相威武，且有背上这把刀，不是韩



兄,又能是哪一个呢?”

韩彰大笑:“正是在下。我二人不妨喝上几碗。”

卢方笑道:“一人正喝得闷气,如此最好。”便起身与韩彰坐在一桌,又转身喊小二:“小二,上一坛上好的酒来。”

写到这里,即使谈歌不说,列位看官也要问了:这卢方、韩彰是《三侠五义》里的卢方、韩彰吗?列位看官莫急,说是也是,说不是也不是,谈歌下面写的的确是卢方、韩彰,但却已经不再是《三侠五义》里的故事了。列位看官还是读下去,好看的故事还在后边。

小二便把一坛陈年老酒搬上来了,启开酒封,酒香四溢出来,卢方、韩彰不禁喝了一声好。小二端上几碟小菜,二人便畅饮起来。

饮过几碗酒,卢方问道:“韩兄,冒昧问一句,我听说你原来在黑衣帮内行走,如何现在外边惹眼周游?”黑衣帮是江湖上一个让人胆寒的帮派。横行江湖几十年,专以杀人为职业的组织。帮内聚集了无数武林高手。卢方作为捕快,耳目聪明,自然知道韩彰也在其中行走多年。

韩彰长叹一声:“卢兄说的是旧话了。你有所不知,黑衣帮上月初七已经被杨元帅招安了。帮主梁天晃也已经做了杨元帅帐下的都头。”

卢方“哦”了一声:“这是几时发生的事情?”他心里已经吃了一惊,聚有几千之众的黑衣帮竟然一夜之间被朝廷招安了。

韩彰苦笑:“此一时彼一时,也就是前几日。江湖上还不曾传开。”他话头一转,笑问道:“我听说卢兄过去也曾在黑衣帮里行走过些日子。”

卢方点头笑道:“韩兄果然耳目灵通,这却也是早些年间的事情了。那是为了一件案子,混入了黑衣帮十几天。”

一旁小二听得胆虚,他想不到今日来店吃酒的竟是两个黑衣帮的人。这可是一个无恶不作的杀人组织,这个组织的成员大都隐姓埋名。这二人如何敢在光天化日之下四处行走呢?他暗暗地打量了这二人一眼。

卢方、韩彰二人正在说话,门外有脚步声,一个青衫男子走进酒店,身后款款相随着一个绿衣青年女子。再身后,跟着一个身着粉衣的侍女。看这三人的身份,像二主一仆。青衫男子英俊洒脱,两个女

子也都楚楚动人。小二欢喜得不禁笑道：“今日直是财神显灵了。”他欢欢地迎这一男二女进店，拣一张桌子，忙不迭地擦过，请三人坐下。

青衫男子打量了一下正在谈笑风生的韩彰和卢方，便向小二点了几道菜。小二飞快地跑进了厨房。不一刻，一桌子酒菜端了上来。青衫男子只是点了一小坛女儿红，倒了两杯，绿衣女子和粉衣侍女也端起酒杯，二人刚刚要饮，门前脚步响，一个灰衣老者走进门来。灰衣老者长须飘飘，头戴一顶青丝冠，脚下一双青色麻鞋，进门就高声喊着小二上酒。小二忙引老者坐下。韩彰看了老者一眼，目光里有了些诧异的神色。他下意识地站起身，刚刚要说话，却看到一个奇怪的现象：青衫男子和绿衣女子相视一笑，饮了一杯酒，便取出一锭银子放在酒桌上，三人起身去了。

小二怔得出神，他实在不明白这一男二女是什么样的客人，要了满桌子的菜，却不着一箸，便走了，而且出手这样大方，只是不足一两银子的酒菜，却给了一锭银子。

一旁老者却笑了，他对小二道：“既然他三人已经要了满桌菜，却离席而去了，不如成全了老朽吧。”

小二笑道：“算你小老儿有福，成就了你便是。”

老者大笑，移坐到了刚刚青衫男子的座位上，便开怀畅饮。

韩彰看着老者，似乎想走过去搭话，却又迟疑地站着没有动。他张了张嘴，似乎想说什么，却什么也没有说，怔怔地坐下了。

卢方看到刚刚这一幕，不禁也笑了：“这老者倒是真有些口福。”

老者对卢方笑道：“这位客官错疑老夫了，并非是老夫囊中缺少这几个酒钱，实在是看刚刚这一男二女有些太奢侈了，如何要下一桌子的酒菜不动一箸呢？便是忘记了一粥一饭当思来之不易的古训了。”说罢，又斟了一杯女儿红饮了。

小二一旁笑道：“你这老汉，吃便宜便是吃了，如何还要拿话嗔说刚刚走掉的三位主顾，你这分明是饶舌了。似你……”小二说到这里，突然不再说，他的目光中露出惊恐不安的神色来了。卢方和韩彰也不禁大惊失色了。韩彰已经抢先奔了过去。

只见那老汉突然歪倒下去了，直直地躺在了地上。卢方惊叫道：“小二，你这酒里，莫不是下了蒙汗药了？”

小二惊道：“客官莫乱讲，我们的店里怎么会使蒙汗药呢！”



卢方起身过去一摸老者的脉搏，却没有一点动静。这老者竟是死了。

卢方摇摇头：“死了。”

韩彰怔住，他皱眉思考着什么。

小二慌得口吃起来：“什么……死……了？”

2

就在陷空岛上的徐家酒店突然死人之时，一队骑马的官兵正由北进入了与陷空岛接壤的保州府，他们急急地行进。这一队官兵大约有一百人。这是一支整齐的队伍。而没有人知道这是一支与众不同的队伍。这支队伍之所以与众不同，是因为这是由一百名武林高手组织成的队伍。这些武林高手都是刚刚被招安的黑衣帮的成员。谁也不会想到，让江湖上闻风丧胆的黑衣帮，转眼成了三关元帅麾下的部队。天下的事情，真是白云苍狗，充满了变数啊。

黑衣帮与朝廷为敌二十余年，几乎是人人皆知的事情。而在一个月前，黑衣帮的首领梁天晃率领手下三千余人被三关元帅杨宗保招安，实在使江湖中人大惑不解。人们猜不透杨元帅用了什么攻心术，使得杀人无数、让朝廷头疼了几十年的黑衣帮无条件地归降了。

队伍的前边，是一个大胡子将军。这个大胡子将军绝非一般的将军，他便是涿州城的三关副元帅陈臻。他是自幼参军，跟随杨延昭、杨宗保父子沙场征战几十年，出生入死，屡建奇功，使辽人闻风丧胆的宋国名将。

他是一个由士兵到将军到元帅的典型范例。

涿州城里的三军副帅陈臻是不会轻易出城的。陈臻将军今天竟带着官兵来了，而且来到了保州府。他们来保州府做什么？当然不会是来游山玩水的。他们来陷空岛是为了追缉刺杀杨元帅的杀手韦率先。

昨天夜里，杨宗保元帅在涿州城里的威武堂上发布命令，一定要尽快将韦率先和张恨缉拿归案。杨宗保元帅命令副帅陈臻将军负责此事，穆桂英将军还特意将刚刚归顺的黑衣帮的一百余人交于陈臻麾下使用。这黑衣帮的人，全都是些横行江湖多年，杀人如麻，武功

上乘的死士。陈臻副元帅当然知道此行的分量。

现在据眼线密报，韦率先已经逃进了陷空岛。而陷空岛已经因为棋仙棋圣的绝世之战搞得热闹非凡了。现在大批看热闹的江湖棋士即要陆续进入陷空岛了。如果到了那时，人事纷纷，这一干杀手便是更不好缉拿了。但是，陈臻副元帅料定，韦率先一定会由水镜湖坐船逃往保州府。陈臻副元帅当然会在保州府守株待兔的。

但是，陈臻副元帅的行动有些奇怪，缉拿这些亡命的杀手，所有的军事行动应该秘密才对啊，总不能这样大摇大摆地走在光天化日之下吧。杀手们决不会等在这里束手就擒吧。当然，陈副帅这样做，一定有他的道理。

军队行到保州府的湖界，迎面小路上匆匆走来两个黑衣人，他们疾步跑到陈臻坐骑前跪倒。

陈臻淡淡的目光看看他们：“有什么情况？”

一个黑衣人道：“陷空岛来信，说柳家庄似乎准备与徐家庄开战。”

“知道了。”陈臻微微笑了，他问道，“柳药明准备得怎么样了？比如理由够不够？”

“柳药明已经扬言出去，是为了与徐家庄争夺渔界。”

“柳药明不是与徐家庄一向交好吗？如何反目了呢？这如何解释？”

“柳药明只是与徐家庄的大庄主徐欢交好，可是现在大庄主徐欢已经死去，二庄主徐庆当家。柳药明与徐庆言语不和，便反目了。”

“这个柳药明，想得还算周到。悟修大师那里有什么动静？”

一个黑衣人道：“悟修大师一直云游未归。”

陈臻挥挥手：“你们先去通报岛上的弟兄们，要他们按计划行事。我几日后就到柳家庄去，要他们准备好庆功酒便是了。”

两个黑衣人转身去了。

陈臻的心情十分愉快，一切都在按计划进行。是啊，谁也想不到柳家庄会与徐家庄反目，谁也不会想到徐家庄的大庄主徐欢会突然死去。二庄主徐庆是一个不听话的莽汉，当然会为渔界的事与柳药明争执不休的。悟修大师即使回来，也难以说和这两个人。

陈臻挥挥手，让军队加快了速度。陈臻心情畅快地看着保州府，



这里的秋景果然不错，可惜，陈副帅现在是没有心情欣赏这景色的，他当下有许多事情要做。

3

准确地说，就在陈臻的军队刚刚踏上保州府的地界时，陷空岛沿水镜湖的小路上，向岛的深处走着五个人。正是宋全几个人。他们的目光四下望着，似乎在寻找着什么。

宋全摇头思索道：“你们几个都动动脑子，这岛上如何这般安静啊？莫非真的是赛期未到，客人都没有上岛吗？”

姓叶的随从笑道：“老爷，自然是了，或许我们是来早了。”

姓汪的随从摇头：“老叶，你别这样讲，我看这里边有些不对劲啊。官府拨下的银子，已经在吴家庄修建了观赛场，自然一些棋士们应该上岛了啊，如何还不见动静啊？”

姓李的随从摆手：“这不关咱们的事。咱们还是等人要紧。那人也是，把咱们老爷邀上岛来，他怎么躲着不见呢？或许他生病了，那也不应该爽约啊，至少要派人与我们联系一下啊。我看这岛上不大安宁啊。”

姓张的随从笑道：“老李，你想什么呢？这黑衣帮都归顺了三关，岛上有什么不安宁的呢？”说到这里，张随从又皱眉道：“说来也怪，这黑衣帮横行江湖，怎么就轻易归顺了呢？”

宋全点点头：“对了，这句话还是动了动脑子。你们想一想，这黑衣帮如何就肯轻易地归顺招安了呢？总之，这岛上过于安静，便是不正常了。”说到这里，宋全抬头望望天，他长长叹一口气：“我真是担心他出些什么事情啊。若是没有事情，我就真是想不通了，他如何就不见我呢？难道真的连一句话也不愿意跟我讲吗？”说到这里，他的眼睛不禁湿了。

姓汪的随从忙说：“老爷不要心焦，大概他是被什么事情耽误住了。”

宋全摆摆手，汪随从不敢再说。

宋全快快地向前走去了。四个人不再说话，随着宋全向前走了。

写到这里，谈歌姑且先卖个关子，这五个人的确是陷空岛来的神

秘客人，看官务必不要轻视他们。他们会引出来许多精彩的故事。

4

徐家酒店里仍然吵得一塌糊涂。

店小二是绝不会放韩彰和卢方走的。韩彰皱眉道：“直是晦气，如何竟是死人了。小二，你这店中的酒是否有毒啊？”

小二慌道：“你们休要污人，我们这徐家店开了多少年，还从未出过这种事情。你二人也不要走，我这就去报官，你二人直是个嫌疑。”

卢方闻言，不快道：“小二哥，你这是说的什么话，我二人又有什么嫌疑？”

韩彰冷笑：“分明是你店中的酒有了毒物，才使这老者送命，与我二人有何嫌疑可讲。卢兄，我们走。”

小二慌忙拦住：“你们二人走不得……”

韩彰大怒：“莫非你要污我们不成？”

小二冷下脸来：“你这二人不识趣，你们知道这是谁家的酒店？”

卢方大怒：“我不管是谁家的酒店，莫非你还要陷我们于谋命不成？”

小二大吼一声：“你们走不了，来人啊。”话音刚刚落下，厨房内蹿出几个伙计，他们手里已经拿了屠刀，拦住了韩彰与卢方。小二再吼一声：“你们几个捉住他们，我这就去报官。”说罢，小二蹿出店去了。

韩彰与卢方相视苦笑。卢方道：“韩兄，你我今日便是要打上一架了。”

韩彰也笑：“是福不是祸，是祸躲不过。”

二人便与几个伙计打斗在一起，顷刻，几个伙计便被打倒在地了。

卢方、韩彰刚刚要夺门而走，一个黑面汉子一脚踏进店来，怒喝道：“何处狂徒，在此撒野？”

韩彰、卢方相对一笑。卢方道：“你便是这黑店的主家了？”

黑面汉子大怒，挥拳便向卢方打来。卢方挥拳迎住，转身对韩彰说：“韩兄，你莫要帮手，我二人若同时出手，便是胜之不武。”

韩彰笑道：“卢兄，我权作壁上观便是。”便坐下观看。



卢方便与黑面汉打斗起来，二人你来我往，十几个回合过去，却被韩彰大声喊住。二人跳开去，卢方、韩彰怔怔地看着黑面汉子，韩彰拱手道：“这位好汉，可是‘彻地鼠’徐庆？”

黑面汉子怔了一下，疑道：“正是。你们是……”

韩彰道：“我是塞外韩彰，这位大哥是沧州卢方。”

徐庆听罢，忙向二人拱手道：“久闻二位大名，失敬失敬，刚刚徐某莽撞了。”

卢方笑道：“我们也是性急了些，这里边有些误会。”他便把刚刚的事情说了一遍。他刚刚说完，忽听门外一阵脚步乱响，拥进来十几个差人，为首的捕头正是县上的刘捕头，他看徐庆、韩彰、卢方三个人，便说：“听小二报官，徐庄主的酒店里出了人命案，这二人是疑犯，要带回县里细细审讯。”说罢，一摆手，几个捕快便上前锁韩彰和卢方。

徐庆忙上前拦住，他赔笑道：“刘捕头，这其中有了些误会……”

店小二一旁忙说：“庄主，这二人……”

徐庆劈面打了小二一个耳光，骂道：“你休要多嘴，都是你不晓事，才惹出这一场是非。”小二忙退到一边，再也不敢讲话。

徐庆忙对刘捕头拱手笑道：“刘捕头，这其中有些误会，这二人是我朋友，此事……”

刘捕头冷笑：“徐庄主，此事便是不好就此了却，出了人命，这便是天大的事情了。你这两个朋友，还须跟我们走一趟。”

徐庆眼睛一瞪：“刘捕头，你说我这两位朋友与此事有关，有何证据？”

卢方忙对徐庆道：“徐庄主，你不需担心，刚刚的事情确有些奇怪，我与韩兄便与他们走上一趟就是。弄上一个清楚，我们便是回来了。”

忽听有人笑道：“这位兄长说得轻松，殊不知，一入公门，九牛不回。你们进去得容易，出来却是艰难了。”

众人去看，见门外走进来了刚刚离去的那个青衫男子。青衫男子看到徐庆，打量了一下，便拱手笑道：“日出扶桑一丈高，世间万事细如毛。徐庄主，久违了。”

徐庆看到这青衫男子，怔了一下，不禁笑了，也拱手道：“这位……原